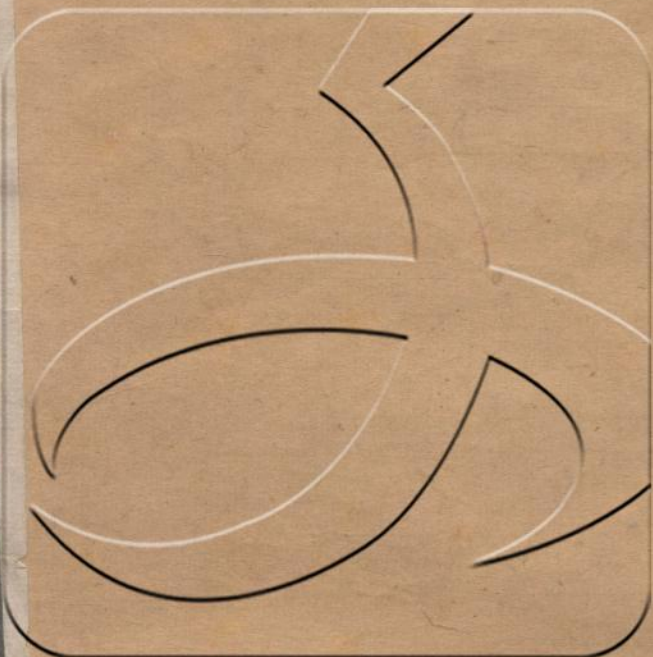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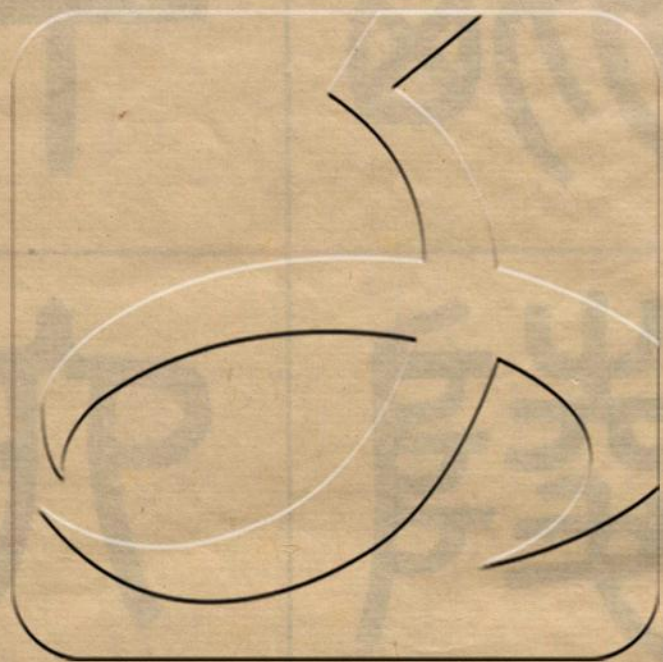


田
比
陵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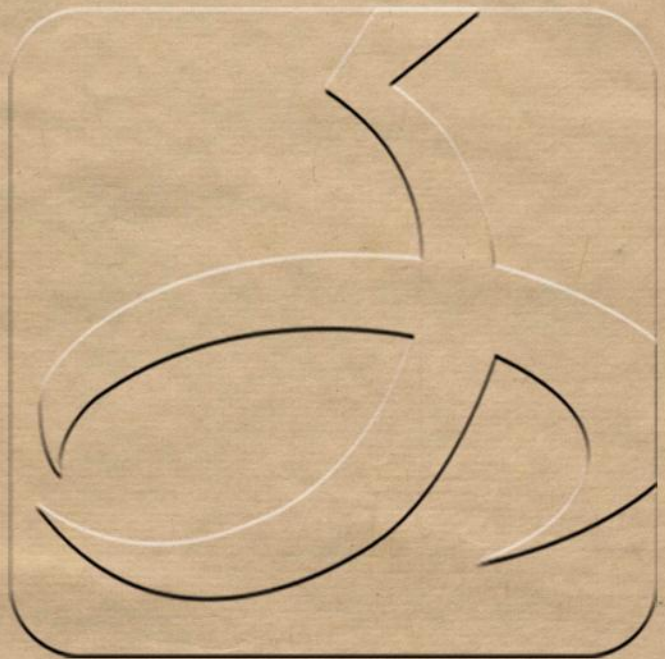
97.451
5359
-17

17





十	𠂇
卯	𠂇
𠂇	𠂇



4205425

鑽	珍	氏	冷
一	本	用	縉
卷	重	卷	乙
	唐	卷	宋
	杜	卷	卷
	輯	殿	誰
	用	駟	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六

毘陵集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卽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毘陵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概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尚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釐爲一十六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諡議文二篇附之於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

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
鎮乞修德諸劄子史所不載者尚多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
宜其大旨在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畫江自守之
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盡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謂非一
時之正論也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
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毘陵集目錄

○卷之一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應詔論事劄子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乞安養宗室劄子

論禁軍逃亡劄子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乞疏決獄囚劄子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卷之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乞戒諭諸將劄子

聞車駕親征劄子

乞訪復徽稱劄子

論守禦劄子

論守禦劄子

再論守禦并乞豫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應詔論備禦劄子

乞以大河州軍為藩鎮劄子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乞支軍糧劄子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卷之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乞捕飛蝗劄子

措置魔賊劄子

論措置虔賊劄子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乞屯兵江州劄子

論諸軍效用使臣劄子

乞修德劄子

論修德劄子

薦胡世將劄子

薦張翬等劄子

薦本路人材劄子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薦王庭秀等劄子

薦余良弼等劄子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卷之四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政事劄子

第二劄子

再乞罷政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乞罷政事劄子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乞罷政事劄子

乞罷政事劄子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上殿辭免劄子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再辭免劄子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乞破格宮觀劄子

謝除侍讀劄子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乞罷中司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第二劄子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辭免第二劄子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再辭免劄子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辭免知福州劄子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乞錄用曾紆劄子

乞落丁駿致仕劄子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乞赴闕奏事劄子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又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納都省

○卷之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再論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論資攷闕升狀

辯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再辭免奏狀

○卷之六

表

謝賜對衣金帶鞞馬表

謝宣諭詔書表

謝除御史中丞表

謝除禮部侍郎表

謝除翰林學士表

謝宮觀表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應詔論事詔書表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謝加食邑表

謝明堂加食邑表

謝生日禮物表

謝傳宣撫問表

又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謝宮祠表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代謝撫問表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代太守謝賜茶表

代提刑謝賜茶表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代內相謝侍讀表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

○卷之七

表

天申節賀表

又

賀金人退遁表

賀明堂禮成表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賀冊皇后禮成表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代大理寺卿賀斷絕奏案表

代皇子后賀冬表十道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代皇子賀親蠶禮成表五道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牋

○卷之八

外制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

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盧益除尚書左丞制

張澂除尚書右丞制

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張浚除禮部尚書制

孫覲除戶部尚書制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中書舍人黃唐傳林遜除待制宮祠制

鄭穀除中丞制

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此下缺姓名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

錄宮使制

○卷之九

內制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又

又

賜呂頤浩詔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又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又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又

又

又斬趙哲待罪

又

浙西親征詔

賜門下詔

又

又

太后賜門下詔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赴闕詔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又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賜孔彥舟詔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賜嚴州柳約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戶部尚書孫覲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右諫議大夫鄭穀乞待罪不允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徽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賜淮南諸鎮詔

賜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詔

明州奏捷賜詔

○卷之十

啟

賀范相公知溫州啟

回賀知福州曾尚書啟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啟

回賀知溫州章尚書啟

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啟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啟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啟

回馬運使啟

代郡侯賀應運使啟

回賀郭少傅啟

回江東二漕啟

福州到任謝宰執啟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轉官謝宰執啟

回賀湖州方侍郎啟

回賀常待制啟

謝翟給事舉改官啟

回賀樞使張少師啟

賀林提學啟

代賀提學孫宗博啟

賀王右丞啟

回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啟

代賀應漕除直祕閣啟

回李參政啟

狀
回汪相公遠迎狀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回知信州夏太博狀

回汪相公賀正狀

回賀九月望日狀

又

謝土物狀

又

回謝請大排狀

又

代越帥答高麗使副遠迎狀

又

回賀除進大資狀

回趙提點狀

代答鎮江李尚書狀

書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答晁公為顯謨書

為外甥定婚書

代答書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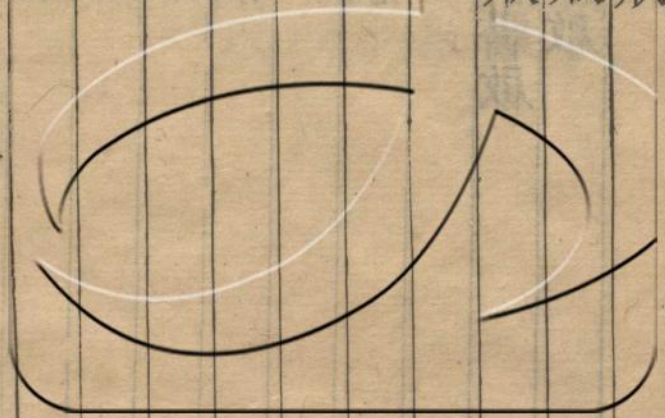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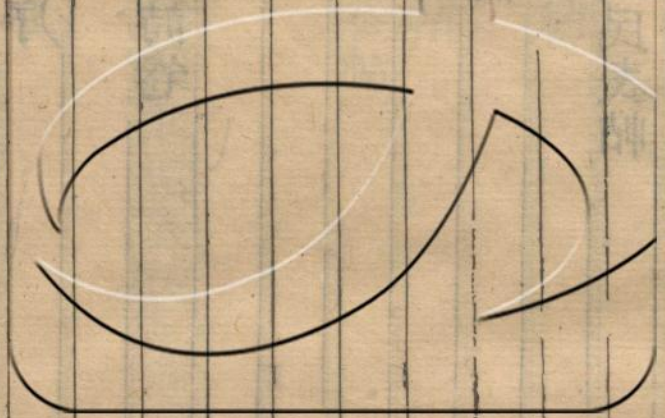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植桂堂記

四老堂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秦楚材易書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雪峰慧照禪師語錄序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跋劉紹先詩卷

跋鄒舍人詩

跋丁晉公詩

跋唐誥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跋唐干文帖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跋懷素帖

跋顏魯公帖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跋了翁乞銘帖

跋王摩詰畫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跋龍眠渡水羅漢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題後

題鎖樹諫圖後

題耆英圖後

題張表臣詩卷後

銘

銘雀瓦硯銘 并引

贊

余舊供觀者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仰靈異因爲贊

於後

畫像自贊

頌

漢神魚舞河頌 并序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上梁文

倦飛亭上梁文

○卷十二

祭文

祭辛中丞文

祭方少監文

祭謝參政文

祭范丞相文

祭胡尚書文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墓誌銘

詹林墓誌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卷十三

誌銘

左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蔣公墓誌銘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

太孺人時氏墓誌銘

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

墓表

從仕郎臨安府錢塘縣令贈宣教郎朱君墓表

神道碑

宋故贈太子少師劉公神道碑

○卷十五

賦

小黃楊賦

五言古詩

方時敏倅濬歸浙江待次送行

貴溪道中寄信州夏蒙夫使君

再和

來詩過有稱譽再和

謝孫仲益察院借示詩卷

洪慶善提刑罷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題王巖起樂齋

澄懷菴

嵐光臺

四達亭

題閩邱氏巢鳳亭以其子登科胡茂老名之

和曾宏甫告別兼簡幕屬

秦楚材和六一先生秋懷因次韻送別

客居聞鴈有感

常山神祠

姚志道有書輒不借戲呈

七言古詩

客居坐無茵褥賓至常苦之戲作

題舍弟舒嘯亭

題畫

和族叔祖古風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二首

次韻范寥孟冬大閱之什

豐歲行

五言律詩

晚霽獨坐戲呈周元舉劉希范許少伊同舍諸兄二首

出郊奉祠

題潤公看經室

元舉希范見和佳篇皆有懷歸之意頗合鄙趣因次元韻

撫屬游君病起惠詩次韻

王承可惠官字韻詩次韻二首

獲從樞密徐公游者累月雖接名理不敢言詩念揮斤般郢之門

古人所謂也日者惡語流傳不圖徹聽過蒙獎諭形之篇什輒

復次韻敘謝

和王巖起惠二詩

和答少伊

獨夜耿耿至旦蚤作偶書

野飲

胡已茂端明同年挽詞二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

送秦楚材使高麗二首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

紹興丁巳以大禮館客恩奏族叔祖有詩見戲次韻和答二首

送仲并倅湖州

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慮百餘人矣且命屬和不可

辭次韻

次韻張輝惠詩三首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韻

王承可再示次韻

張子華屢為唱篇有詩要余為首唱次韻謝之二首

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楚材出示汪廷俊唱和詩次韻

丞相惠詩復次前韻二首

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

次川字韻

再惠詩有學仙之意次前韻

雨中復惠詩仍次前韻

又詩有荆溪之意雅合鄙懷因次韻二首

被召赴經筵途中偶成

沐上小雨復霽

伯恭要賦薌林

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

傲居城南人皆笑其陋戲作因以自解

題洗心亭次韻

豫章離濟江亭

久客感懷

夜坐觀書

睡起戲書呈葛魯卿席大光周舉同舍諸兄
春晚卽事

早秋書事

次韻曾天猷贈知宗趙端禮展鉢詩

送德遠樞密初召赴經筵

舍弟寄和送行詩有倦游之歎因勉之

和人晚秋白菊

游鳳池寺

友人惠猩猩毛筆一枝香甚作詩戲之

婢子翻羹

李似矩尚書挽詞二首

胡進彥挽詞

惠彥光挽詞

趙約不遠千里命駕相過中道寄示三詩姑和答一篇

七言絕句

題明皇聯鑣圖

戲題四老堂十首

題荔枝亭

花鳴

桂齋

蘭室

夢室

圭沼

菖蒲澗

雙蓮閣

和答錢文高四首

和答諸兄弟四首

族叔祖示四絕句次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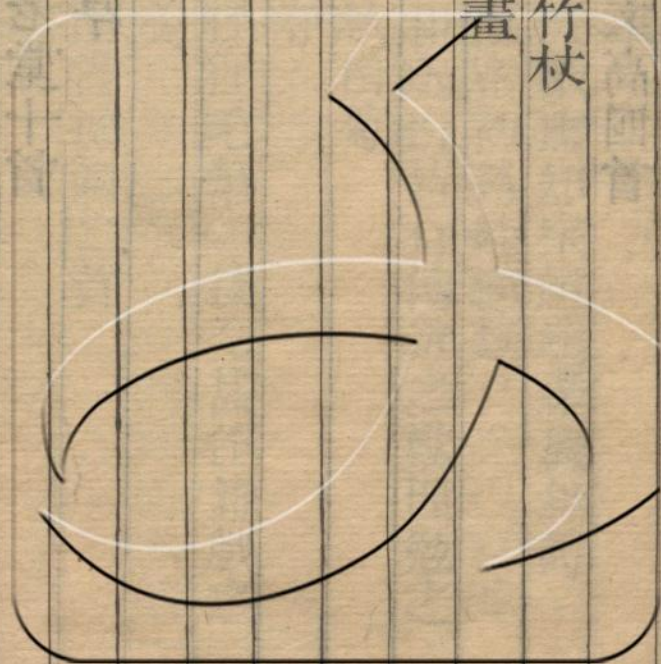
竹亭詩和韻

送客

罷酒

人惠方竹杖

題崔慤畫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齋刊宿松高駿烈陽湖吳文郁江陰謝寶琳仝校

毘陵集卷一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晉陵張守子固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
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
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為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
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
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
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
勁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答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
第賞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籬
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于彼就使克復州縣能
有保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為今之計當
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為別都儲粟練兵自為不

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決擇又况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攷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

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墮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况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真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能使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闖茸不才之人夫闖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

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
啟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
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
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
至以危言上惑宸聰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
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
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
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
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
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
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羣而
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
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
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

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
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
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
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
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
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况非父子親舊而以
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曆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
弼輩嘗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
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夫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
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
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爲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

行而不忘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濟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御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

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

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
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
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募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
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
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
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
六百餘萬戶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
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
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
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
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
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旣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
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
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

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旣定候
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
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
齊可以折箠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
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
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
歲之易也今旣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
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畱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
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
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
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
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
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
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

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
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
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
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
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
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
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
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
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
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
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
縣竝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

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卽

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準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
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
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竝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
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
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
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
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
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
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
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
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之屬

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爲奇物一鵝可用者纔十餘
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
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
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
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
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
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自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
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
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因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踊貴可駭訪
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

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
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
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鵝翎
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
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
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
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
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
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
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制
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擗截
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

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
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竝罷支錢米
等如合聖意卽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
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惇敘之意臣忝侍帷幄假
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
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畫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眾軍日
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卽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
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廩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
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爲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
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
竝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竝以軍
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效其申報逃亡不實不

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
以來紀綱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
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陛下踐阼訓勅丁寧德音屢下固宜操心礪行一洗餘習而懷利
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
任或勾宮祠或託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
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
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勉死各效所長今乃纔涉秋冬人自
爲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干利可
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鬪之中以定
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惟蕭何舉

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爲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顧可緩乎伏觀建炎九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攷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爲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尚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

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尚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采眾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爲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爲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尚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儆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

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攷覈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况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畱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于江北而預置備禦莫急于郡守今去防秋纔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

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有耄昏而無能為者蘄州王某是也有罷懦而不事事者無為軍之王某是也欲乞睿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謫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冬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秋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

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埃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眾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

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况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舍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眾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眾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尊

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
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畱無
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于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
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
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于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
進止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
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俶擾去歲
陛下卽位于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
飛已肆大需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
不宜廢閣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
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
獄竝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卽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
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
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繹騷草竊
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
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恤必待
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于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
賊爲變本路監司固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于城下攻圍殄滅借
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踰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
王翽尚畱湖州趙哲尚畱平江府界上漕臣畱杭州無一人肯至
秀州城下者必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
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
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于建瓴豈不
滋惡稔禍養成大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

寇盡仰成于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顧望以爲當
然臣恐他日六飛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
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
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卽會合城下討滅
秀賊之罪伏望睿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
也取進止

毘陵集卷一

毘陵集卷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
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
言州縣于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寘
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邱縣屯駐高武略人馬公
行文移于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
一貫米一石前去霍邱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卽均敷必
定分撥高統制人馬于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
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
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
納腳騰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
而爲盜矣又况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

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爲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爲監司者卽當奏劾而躬自爲之何以廉按一路旣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邱縣高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賜措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爲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覩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陳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執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埂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浸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卽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泛隨卽頽毀所費浩大實爲騷擾具到畫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

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爲軍興之時官司節次于人戶名下備貸錢銀糧斛應付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尚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皆盡出民間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賊盜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睿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候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整庶免騷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趣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裒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並仰本州收附赤曆分明支遣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曆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人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敵國之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曆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外攘在于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

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廢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于正持危必期于安援天下之溺必期于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于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旣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騫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陰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

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于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身奏乞豫爲備禦之計頗蒙聖慈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驅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恭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強豈能窺覷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于此者臣本路鈐轄張琦者頃在偽齊踰年而歸臣嘗詢攷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與兵攻之決不相救援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

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眾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聞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金人恃勝憑陵爲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滸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鈞以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睿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億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爲進退時序尚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效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諡號有司不復省記故于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未具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僚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諡號乞從朝廷訪問鈔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同避遠近感說以爲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顛顛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

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于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拊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于數百里外仍又間于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卽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鋒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卽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爲進退然

而所向之方亦當豫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
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采卽乞睿
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垂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
中外感說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
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
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
私憂不能自己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况金人
之燄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犯淮
甸凡有四路其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眾
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
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

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
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眞州而來則
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
廬滁眞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
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
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
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眞州江之南則岳鄂
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
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
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黃爲可禦不幸順流而
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
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
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
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于要害之

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
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鑄諭許
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效死弗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
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
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豫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音然而鞏洛
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
合之眾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能
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
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爲捍蔽也又况揚州四
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
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
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

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
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鑄諭切責使之合從
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
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豫行區處以圖
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徐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
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畱神天下
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眾庶備禦
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
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又干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
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于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
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
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

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于建斥埃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于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于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一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畱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于私鬪而怯于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

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變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變輿既動則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于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豫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

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舍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爲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况千艘相銜出入兩關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于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豫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爲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眾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案此下有文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猝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屬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兩三月間忠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被寇

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爲與其委城于敵不如委之于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竝倣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寇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襄州軍見爲番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固冒功賞卽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案此下有文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爲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已無復有異議也伏覩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畱

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爲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效臣子之忠也又覩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錢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稽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宜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剗刷遠近之人似不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刷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爲軍期所須亦無敢稽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剗刷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效享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于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陷不可催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

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儻敵卽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連誅少延歲月則軍賞所資尚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于公則藏于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違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于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冊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于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頓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缺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缺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尚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擘畫收糴那移借兌僅能卒歲又以前年早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並未有支準若不于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早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缺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覩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稅斛斗轉運使盡將支撥應付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仰于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贖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樁出本處軍糧卽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斂之于民德意寬厚黎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

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闕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頓減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于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斂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樁辦上供尚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贍養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于當年苗米內支撥應付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寘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怛之意所加赦恩不爲文具取進止本國蕃首盡備表章具奏長此香醑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毘陵集卷二
本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遣齋表章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真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于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卻之以示聖明不寶遠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蠹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竝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毘陵集卷二

毘陵集卷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脈理微弱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溫滋養其血氣絕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脈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為得側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于此則無異疾病危惛而復朝補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于未行願為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于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泝大江取夔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

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為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剽攘因以饑饉穀價騰踊州縣空虛屬車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為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尚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而苗傅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則必擣江浙之虛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多陝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為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他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纔三程之近坦夷之途偶值雨淖疾病疲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繼于道若更冒險遠不即生變決致攜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

論祕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繫安危固當博采羣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尚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豫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于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始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儻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絕浮議天下幸甚乞捕飛蝗劄子

臣聞京東京西飛蝗為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淳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曆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

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
變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
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
措置魔賊劄子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魔賊事奉聖旨提刑司每
月奏竝無魔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卽
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排日催督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
至奏稟臣竊見喫菜事魔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
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蓋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
少往往止喫蔬菜至于事魔之跡則詭祕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
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卻慮未必得實別致騷擾生事因循涵
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
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于未然也臣今略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魔皆有師授要須絕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

涇縣根勘魔賊臣卽時行下令根問要見當來傳授魔法之人今
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三等供通俞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
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捉張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
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俗齋飯當
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
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卽下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黏在前
伏乞睿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魔賊斷遣了當臣已開
具姓名及刑名鏤版出榜下本路州縣鄉村曉諭庶使愚民稍知
畏戢所有印榜連黏在前伏乞睿照
論措置虔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虔賊宜其稍有懲艾漸安隴畝
近乃復有鍾十四郭四閑等嘯聚于瑞金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

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兵措置竊緣虔州諸邑之民素名兇悍小有嫌怨便相讎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搖其間雖有善良既被侵迫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之內鮮有良民而又虔之為郡介于閩廣江西三路之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雲散鳥沒無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剷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濫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蕩平如或四散藏伏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竝許從宜招收仍將應于境內曾為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軍使喚招安到盜賊首領竝隨軍前去故一路至今安帖然後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上副

長集三

三

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貼黃

所有劄子措置捕招虔賊次第如或可采即乞從朝廷劄下江南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度施行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閩屬江西諸郡久困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顧無他才能可以自效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賞罰上賴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羣寇次第掃滅十一州軍人粗獲奠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人乘夜劫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契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獷悍亦緣軍興之後編戶死于兵火田廬變為邱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于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費出多于平日而貪吏竝緣為姦措克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為永寧又况今秋

長集三

四

早傷因以饑饉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選委屬官徧行都邑延見父老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畫消弭盜賊善後之策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蓋以著業之民纔三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椿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罄空經畫不過催理積欠暗收苗耗頭會箕斂以塞責而民不勝其弊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維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寬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士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爲一路分朝廷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開具于後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

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

以前稅賦竝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俵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于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腳乘之費及有不中退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瀚巨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降錢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贍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數內江西
 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
 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
 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
 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兩生羊皮一萬八千
 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萬四千七百
 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
 條鐵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旱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
 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敷人戶入中
 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準衣計十萬九千餘匹又為虔州南安軍不產紬絹
 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紬絹今南安軍已不起

發外虔州紬絹係吉州臨江興國應副各合夏稅紬絹裝發不
 足以官錢收買湊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
 充月椿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于人戶均敷每匹
 折夏稅腳錢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騷然次年戶部申明
 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椿充歲額難議施行
 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
 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
 為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虔州紬絹
 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衣權罷三二年應舊來拖欠悉與
 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胥吏之利除已具申尚書省外伏乞睿
 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
 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
 而無實巡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于難圖也竊發之

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即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鈔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攷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黃

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椿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椿錢數見蒙朝廷取會竝乞早賜檢會施行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觀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于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土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

竊謂兼并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于人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聽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準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殘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遭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為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鼈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為兵則下戶重困矣臣愚欲乞竝以戶下田畝為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鼈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計數

一據戶下地土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為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于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不任武藝則亦不適于用

別無許令佃客充應之法臣愚欲乞令應舉終場父母老疾人材
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戶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變臣竊謂
支移折變止爲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併
本戶支移折變則害必及于下戶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戶上
戶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于下戶矣臣
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以上如有可采伏望
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
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
江舒蘄州竝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
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
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爲蕃

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
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
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敵
人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
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
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
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效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效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蠹國
用無補事功爲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于親舊之
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
用艱窘師出潰衄亦由事藝不精冗食者眾積弊已極理宜銓裁
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
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副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

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為敵區今則屬車駐于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于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問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楸失于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稟畏加以苗劉之變生于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為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

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句踐為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為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眾況于陛下為天子之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如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

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衄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舞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

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遙自然心說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謖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薦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爲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睿慈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翥等劄子

臣伏見直祕閣知鼎州張翥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

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操履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任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姚焯温厚廉靖強敏疏通棘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儻不如所薦臣甘繆舉之罰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才為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閫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冒言一二以備采擇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靖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畫之功為多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內姦盜翦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

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達公廉強敏將樂介于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靜達撫諭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為等侵尋入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

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說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又忠勇有謀精于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

右前件官皆任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竝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面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眷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于蔽賢伏望睿慈更加詢攷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補于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黜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為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殘破理難遴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于私憂外迫于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于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矜察惴惴如臣所言為是特賜施行所言為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

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拔拭錄用所長宣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重幹略強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躁競用于今日宜盡所長試加攷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祕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嘗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敘用陳東已蒙聖恩褒贈理獨未曾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識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徊州縣譽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為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寘之臺閣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倬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寘之朝列可以獎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邁學問詞采搢紳推服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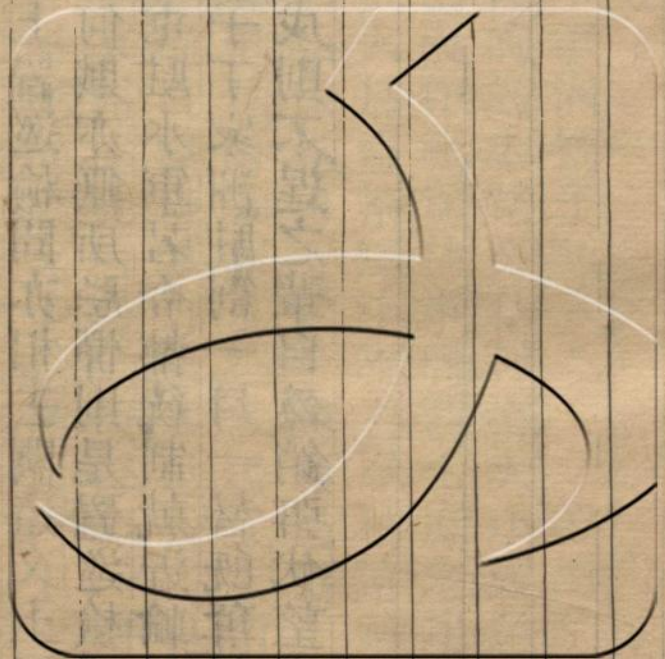
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攷察內外
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
惟江賊出沒作禍爲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夥多
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于巡察
內有丁家洲在池州下太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爲二
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爲從來盜
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踪伴獨宿乘不備以
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沈
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于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
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
此處而或一二舟稍後卽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

以被害舟船不見蹤緒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爲
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爲害不細朝廷向
來雖于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闊遠又土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
旣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
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
船十餘隻于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旣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
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昆陵集卷三



昆陵集卷四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爲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攜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怠而有陵遲之患乃于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疏頃備位于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于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便私之計且復黽勉以逃瘵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踰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爲心氣耗弱舉動怔忡兼久在言

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病艱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况春官之要貳卿之重豈臣病瘁可以冒居伏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陞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即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音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恇怯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榛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扈蹕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飢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且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瘵勾罷之詞屢關聽覽比者迫不得已面布悃誠伏蒙慈哀曲垂慰藉許罷

中司以從外補今復參貳宗伯仍玷近班若止于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效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顛躋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覬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嘗在言路未欲投閒即乞一閒慢小州使之自效儻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誓糜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發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茂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黽勉訖無補于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艱冒寵不言有慙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舊俯從愚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衰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

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複飾詞上瀆威尊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蹤俾獲善罷庶幾他日不至累陛下眷獎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貳政塗備位踰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懼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場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况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睿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迫于病衰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糜隕所能報稱伏念臣備

位踰歲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竄獨不愧于心乎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罄忱詞眷禮尚優未頒俞旨伏念臣姿既凡陋身復尪殘還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再易匿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况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顧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迴淵鑒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兩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懋尚闕俞音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姿固陋之質寵踰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黽勉自效訖無補于秋毫伏望慈憐許賜罷

免敢乞早降睿旨檢會累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粗安陛下別有
驅策誓當糜捐以圖補報臣無任哀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遲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于再三及四具奏乞在
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
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蚤除臣在外宮觀
一次以便養病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
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疏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
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温厚之言曲加存拊雖捐頂踵何以酬
恩然臣獲侍軒墀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寔多昨日瞻望天顏
具披誠悃仰窺聖意似沐矜憐欲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
行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于此績效蔑聞福過災生疾病間作
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臺繳進
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
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
望睿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于外祠庶少安于公議臣無
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
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渥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蠢愚誤被簡
眷閱日既久罪戾寔多比緣病衰實懼瘵曠輒披肝膽上瀆冕旒
伏望慈憐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
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貳政無狀招致煩言力勾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擯斥
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
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于分義不能自已伏念臣孤外一介
自頃召還臺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擢每思竭
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强績效靡著早衰多病祿尸食浮兼自
膺拔擢首尾五年寘身政塗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
飛語豈復可以偷安而罪戾有無固亦難逃聖鑒言者必欲臣去
其意固非偶然若被眷畱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
檢會累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
者臣猥以辱陋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
術今雖扈從變馭粗保無虞顧視州縣凋殘俯仰慙忤加以衰病
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追

譴訶復有褒陟不惟非才難責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
慈追寢成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瀝肝膽祈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露之恩萬死
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便郡既還祕職又進兩官禮遇之優近
歲鮮儷皆非微臣所敢安也尋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
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眷獎入侍帷幄首尾十年福既過而
挺災氣早衰而被病備位無補素餐有慙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
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為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
辭至于郡寄之重非所以養病增秩之榮不聞于近世大懼苟媮
廢事而失陛下惠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傷陛下慎惜名器之
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除一
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已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駭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
器止近用偶叨眷獎寵任踰涯比緣病羸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
一外祠敢謂未賜允俞更蒙收召顧雖糜隕豈足酬恩至如日侍
清問敷繹經旨必資者碩以備咨詢况于睿明日躋豈臣么麼病
瘁可以裨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
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割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
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書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令乘遞馬前
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隕越感涕難勝臣昨于七月二十四日準
御前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遵依睿旨交割
職事限內起發即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
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屢干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羸

茶誤蒙簡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幄而臣不惟筋力愆于
晦明之沴又以學問廢于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咨詢少裨聖
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遽蒙趨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
明矜惻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
之疾少差敢不糜隕圖報大恩臣迤邐至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
取進止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臣識慮淺闇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寘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
比經三月五日之變既不弭禍靖亂以效死節而太后垂簾臣復
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
月復正大位臣實慙悸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憲臺比具辭免
及乞竄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
以圖中興願自效犬馬以裨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為
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他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

不才力辭但負釁尤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
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矜察悃悞儻未忍竄逐卽乞改授在
外宮觀或閒慢差遣一次取進止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覩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
野安輯振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
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尚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
河東以至淮甸見任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
不具困于飢寒羈寓行在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裹
糧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投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
彛驗實量支請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
之人許破常格差嶽廟宮觀一次以稱陛下嘉惠多士之意取進
止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旨
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恐不知所裁伏以昇琳宮之清
逸侍經幄于燕閒日奉昕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
疲于治劇仍中煩暑拙于衛生足弱目昏神氣憤耗更加勉強必
致顛隕不免上瀆冕旒旬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敢意眷求
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
會前奏追寢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
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避驅策誓圖糜隕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
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覩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聞命震悸不知所
云伏自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
效之時也至于遵奉睿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茶
謬帥一路旣不獲執羈勒以扈屬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

循職分以效所當爲者豈有功勞可當懋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捍
江將士不少賞未徧逮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愚臣非據
是懼亦恐朝廷賞罰人得以竊議也伏望宸慈特賜追寢以安愚
分以允公言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勾宮祠尋蒙聖恩降詔不
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勉累月積憂熏心所苦增劇方幸
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跼踖不遑寧居併乞
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隕圖報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爲具奏辭免未奉指揮
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
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愚不免披露上瀆天聰伏念臣本
無寸長何以辦事鄉聞警報鑾輅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勉徇國之
誼訖無秋毫可以自效而芻蕘之論謾簡淵衷旣賜溫言曲垂獎
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僥倖已甚敢圖眷意未懋錄效

官之小節升祕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受竊緣閩中二三年
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于價錢自合
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
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况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
功倖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
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寢則臣之寵榮過于被受
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懇祈戰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
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慙外積妨賢之誚力陳丹悃
上瀆淵衷祈解煩機少逭官謗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
祕殿之隆名乃儒臣之極選豈臣蕞質所敢冒居伏望睿慈追寢
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誤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誓竭疲駑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汪伯彥所薦汪伯彥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汪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運日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顯過而其人才碌碌固宜豫有彈擊臣今乃于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悸隕越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言無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貸而微臣螻蟻之跡何以自安又況驚憂熏心神志憤耗多事之日豈容效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或與外任宮觀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惶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悃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儻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竦聞聖訓惶懼隕越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况不言于汪伯彥在朝之時而言之于汪伯彥得罪之後則跡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鑒知尚更俯默就職于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采納臣雖諂諛無補干事伏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感溼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以凡陋誤被獎知擢長憲臺已踰三月

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靈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訶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忡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睿慈矜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填溝壑尚期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聞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孱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敘悃誠仰祈睿鑒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謏聞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憤耗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勾外補不圖簡在就易貳卿尋具懇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勾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懇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罪清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

除中書舍人嘗

權直學士院屢雖露章自劾終蒙聖度涵容載加褒揚存厯臺省今則復躋齧禁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于此已不敢受況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跡追寢誤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卽乞仍舊禮部供職庶于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第二劄子

臣茲被謾恩擢登齧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音伏念臣偶蒙簡知收置侍從才質凡陋自信寒淺之學議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瘵敗比由中憲力勾外祠猥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卽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勾罷中司非緣疾病懇辭索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睿知下貽譏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填溝壑不敢輒避使令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勾易外祠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于私義不忍復冒宸聰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痾臥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躓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得請就閒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于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

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簪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睿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臥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觀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隕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于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敵犯中原警報遽止義當效死不

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卽申前請不謂疏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茶臣纔候被受省劄卽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勾投閒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勉至今忽蒙誤恩移真近輔實爲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疴臥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比獲暫解上流之寄固無避事之嫌已嘗于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簪履之舊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于二十日起發池邇至浙

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于近制亦有妨嫌併乞睿照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踰迫于衰暮茲獲善罷仰沐殊私至于列職祕殿之崇增衍爰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寵加峻秩尚有危懇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旬間親藥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臥治欲勉自效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疴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效若乃大臣出入遷官雖見于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懼招物議伏望睿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

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勾投閒屢
 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瀆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祕殿之
 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
 綏之渥必貽顛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
 司于祠館以養疾于田間庶幾愚分少安羣言允穆臣無任激切
 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伏蒙聖慈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閣門引見上殿緣臣已
 罷政機不敢久留欲于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
 任臣契勘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
 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儻或
 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懼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
 重前月末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隕
 越言不能敘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
 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未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
 辭奉詔書不允臣以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
 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
 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遲不堪劇務力求閒
 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憖復補帥藩况于七閩稍遠行關寇難

方靖民力未瘳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
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于私義未安不免披訴悃誠上瀆
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
取進止

貼黃

臣于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
聽候指揮伏乞睿照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觀聖旨除張銳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
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銳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
昧平生而銳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于宗姻以
芘其鄉里不特于私義未能自安亦恐于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
慈改差銳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乞錄用曾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
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曾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
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
禁苗傅取軍器人今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
錄兼契勘曾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
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跡弛嘗絀吏議閒廢已久方今多事人
材難得之時使為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
取進止

乞落丁驥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驥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
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
四歲心力克壯竝無疾患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
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
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奏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聞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覲天顏乃蒙記
憐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
少佈愚悃伏望睿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瓊討苗傳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傳劉正彥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
衄將官王夜叉戰歿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蠆有毒理宜濟師側
聞已遣周望為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用兵兼人數不
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
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齎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
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又聞范瓊昨在淮西嘗作書徧告鄰郡辯壽春之事非部曲
作過乃本府兵自為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

傅之事勤王因而獎用必能效力更乞睿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于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
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違軒
陛再閱歲華惓惓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任職事伏緣
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恐稽
違期限不敢陳請已白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睿慈許臣
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
心之疾也成于諸寇最為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
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
枕而臥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為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
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為內應則為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

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惟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睿慈再委光世措置捕戮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間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瓌爲之援則李成之眾易滅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又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討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壖遂逼行在略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

謂姓名合于圖讖或謂相貌異于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眾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眾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眾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翦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翦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

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敦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
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士兵相遇其將兵士兵認得
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
將兵士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
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
張師顏擄獲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寶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
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被傷軍員吳臻及土兵符照
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為統兵官出兵以來未曾立到
功效卻將土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
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統領官拘留聽候
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奏為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

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
伏候敕旨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納都省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
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支使前來本府通
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
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六斗有零甘認送
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闢苗稅遞年
止作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
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
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
上司某竊見今歲緣一熟之後糴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費力下
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敷率人戶送納顯屬
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于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

毘陵集卷四
欲望矜念本府糴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于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劄不覆實而朱運使爲已申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毘陵集卷四

毘陵集卷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畱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鑿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尚爲敵巢邊亭無臥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祕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餼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于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于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畱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况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

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懣不通曉者取兼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天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旣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通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俟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

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于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捍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耶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于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關之可授則人固息于僥求及其有關而不及則人必懷于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况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

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
丞賜寢罷再取進止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閹寺弄權相爲蔽欺
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
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僚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
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爲賸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
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貨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竝無實狀
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疏放告事
人竝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睿旨付之有
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攷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
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
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
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

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
係朝廷之上得于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
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
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資攷關升狀

右臣伏觀臣僚上言京朝官竝替成資以二年爲任蓋以權一時
之宜少慰畱滯失職之士也然于資序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
官監當兩任而升親民親民兩任而升通判通判兩任而升知州
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
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攷而後關升也今若率以兩年爲任則
纔及四攷便可關升而資序暗升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
部每以知州通判關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
關升者必多關升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畱滯之歎矣臣愚欲

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任竝須兩任以上實有六攷方許關升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辨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敘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爲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實爲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于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廩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灌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椿管竝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卽無違御筆事跡止坐有失申催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實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法罷

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償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竝令退換又令梁平覈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旣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未支數限一日具析聞奏纔行遣間又奉御筆免勘疏放于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卽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遇大霈稍已牽敘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爲大不恭大不恭爲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僚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誣以十惡濫孰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覩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宣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闔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薛昌宋詣臺雪訴臣旣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竝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感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

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固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敷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為親戚因其欲賃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為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于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草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于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闇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覈實于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廁朝列伏望睿慈早賜竄謫以戒狂妄臣見以疾病在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畫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竄謫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于私義尚敢瀆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覬少裨于盛德知自效于孤忠不謂蠢愚乃貽謗讟期逞中傷臺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覈實于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辯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置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于智慮之不敏罪戾積于仇怨之寢多職當糾于官邪身自貽于吏議雖丹書幸免寔無竊缺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齋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謫豈遑自為安便之圖正屬多艱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儻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睿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于愚分亦旁弭于人言

益誓糜捐以酬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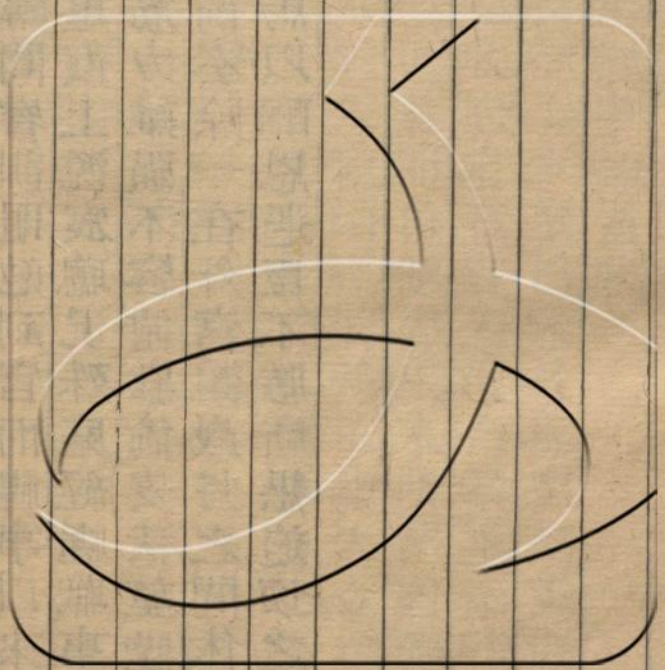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主簡記
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曾未
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
目昏花不能久視兩脛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憤耗日就衰殘已嘗
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昇琳館之優閒陪金華之講讀日奉
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隳伏望敷
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
尚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
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祗承明命

力疾造朝然臣迫于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
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
三避免尋聞睿訓黽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苴其詳已具前
奏不敢重復上浼宸聰況殊庭經幄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
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俯默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
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
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昆陵集卷六

表

謝賜對衣金帶鞶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飡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悻超禁路

以知榮中謝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試足羈孤寡

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

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

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眾長乃捐

在笥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效馳驅束帶而使

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鞶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宣諭詔書表

臨遣星軺撫傷痍之遠俗俯頒帝綽形惻怛之溫言仰睿治之東

漸騰歡聲而北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性湯寬仁總攬

權綱體德刑于冬夏巡行方嶽省耕斂于春秋顧黎元久困于干

戈慮詔令徒施于牆壁深求民瘼益固邦基尚憂聖澤之未宣分
 遣使華而申諭選求時望假之憲府以重其事權賜對便朝付以
 璽書而稽其課最欲大蘇于凋瘵期盡掃于煩苛武夫感涕以銜
 恩癯老扶攜而觀化臣猥司屏翰謬布教條念久侍于清光亦粗
 知于德意坦然明白奉以周旋何止楚王拊三軍而挾纊敢師漢
 吏期于室之鳴茲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試無狀拜
 恩有加中謝臣聞國敗由于官邪必借重于紀綱之地主聖然後
 臣直故樂聞夫藥石之規茲明辟反正之初當寶祚阡危之際要
 使姦邪不起凜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
 遺而補過或救溢而扶衰如臣性甚戇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
 從吏役久矣散于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于憂患因緣遭遇冒昧
 獎知踐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

多儻非假寵于蓋容何以分憂于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思
 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廣覽兼聽以通羣下鼎新庶
 政方瞻浴日之光克受眾長俾盡回天之力致茲么麼亦有叨逾
 戒虛美之熏心敢覬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尚幾諤諤之昌或
 有效于萬分誓不辭于九隕

謝除禮部侍郎表

病衰自列念無補于艱危量廣兼容尚叨塵于嚴近循牆莫獲躋
 地難勝中謝伏念臣竊第于上皇臨御之初久服勞于州縣賜對

于陛下中興之且遂叨侍于冕旒存耳目之官圖竭股肱之力
 愚無一得窮有百罹精神疲于思慮之煩病瘁甚于驚憂之後力
 致籲天之懇仰句投閒敢懷擇地之私但期逭責逮辭榮于專席
 乃承乏于貳卿將使論思則已試罔功復有曠瘵之懼止充員品
 則于時多故豈無尸素之慙具瀝危衷繼申前請敢謂包荒之度
 特寬犯上之誅傳溫詔之褒揚曲煩近弼察寒蹤之孤藐留寘本

朝仰厚德之不貲揆初心而有覲強顏就列力疾造庭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駕御英豪而大有為拔去凶邪而罔不服優容臺諫廓
通遐邇之情眷禮臣鄰曲盡始終之遇顧惟蕞質亦玷鴻私念正
人端士之言書紳自勵報厚地隆天之施刻骨為銘

謝除翰林學士表

旬間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
墨動榮觀于綵紳寵不獲辭覲無所寄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
絲綸鼓動多方孚若十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
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
人心如臣性蔽謏聞道非深造詩書託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
科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劔之銛
鋒安取毛錐之用未乏黃鐘之雅奏遽容瓦缶之鳴頒詔綽之便
蕃躋禁林之密勿顧囊書羽檄未清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
想鸞坡之盛事叨蒙已極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

湯罪已攷圖數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
憐臣託領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擢躡
登鼇禁仰玷龍光謹當緝軌散之陳言紬廢忘之舊學曲畱朝立
己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悍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

報萬分

謝宮觀表

舉宮

此不著宮觀之名據宋史高宗本紀及張守本傳證
合當是紹興元年八月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

引分投間實緣衰病籲天有請仰沐慈憐名參祕殿之清職任真
祠之佚拜恩優渥撫己兢慙中謝伏念臣稟性至愚謀身甚拙早
從言責寢冒獎知初無借助之游談徧歷高華之妙選得時則駕
豈虞富貴之危機直道而行竊慕聖賢之往躅奚經綸之小補積
尸素之深憂況迫衰殘久妨賢路輒伸悃悃屢瀆宸旒敢謂天明
不違人欲許辭榮于政地俾就祿于祠庭雖三徑已荒無復鄉閭
之舊業而一瓢可樂終為聖世之幸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徧

物之堯仁懋勤邦之禹績兼收羣策宏濟多艱于小大之臣各極其器能而進退之禮曲全于體貌遂令孤藐終獲便安繫天蓋地容莫報君親之賜雖山深林密敢忘吠畝之忠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領大滌之洞天方養痾于故里懷會稽之印綬承異寵于名藩拜恩不貲省已曾懼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操術迂疏早辱聖神之知凌階政事之選曲學泥古既已昧于經權直道事君初不擇于夷險果由踰分遂蹈危機爭前而媒孽者煽浮言之百車附下而文致者溢謗書之盈篋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楊震之四知初無甚媿賴睿明之洞照察愚悃之無他卒蒙全度之仁俾遂投間之請不能者止乃分之宜重緣多病早衰永甘棄置敢謂曲成善貸復預使令眷懷帷幄之舊臣榮昇股肱之近郡矧是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句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菲食之勞故此迴鑾之初示同畱鑰之重再命而僂曾遜避

之靡容一節以趨豈衰遲之敢憚經由行闕賜對便朝進瞻法座之顛叩悅若鈞天之夢想親被訓詞之溫厚粲然華袞之褒榮近比所無叨蒙至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虞舜之孝悌可通神明法文王之憂勤能治內外博求良翰共濟康功念茲遺簪墜履之餘付以卑蓋朱轡之寵紆文仁之組視印云初瞻尺五之天望雲伊邇謹當勉從事平易近民宣布恩言庶少蘇于凋瘵申嚴條教期漸弭于姦偷報國之心捐軀是力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

中謝

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民交慶屏

翰增嚴

中謝

竊以總帥七州提封八縣聽事所在相攸允宜鑑水

環城奠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面秦望之奇峰會逢輦轂之駐留

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旋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

僑寓乃捐管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戟森兵衛稍

知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恩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復

境土布德以綏邇遐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羣下之宜勞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攷遽享潭潭之居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忝帷幄之舊臣拜併幪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于宜期壯輔藩之勢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召還經幄猥荷記憐就易藩封謬叨委寄布宣聖德尉諭遠民皆云遣政事之舊臣可以識朝廷之至意望雲仰戴夾道歡呼始拜命以兢惶既入疆而感涕中謝惟昔甌粵險遠之地為今東南全盛之邦八郡分支封圻廣袤三山鼎峙形勢尊雄向由劇盜之震驚尋苦戍兵之供億公私垂罄井邑就荒加以田疇亢旱之餘仍當海嶠防秋之日宜有撥煩之略以為善後之圖伏念臣才歷試而不長命數奇而寡與政圖三載曾莫紀于勳勞輔郡兩時亦未聞于課最既追譴訶之域遽陪清燕之間第迫病衰力祈退縮豈

謂中宸之眷復分南顧之憂不敢固避以貽擇事之譏尚期力行以勉報德之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益容于天地躬勤儉于家邦明以見幾仁不遺察念臣久侍帷幄知勤恤之為先憐臣嘗備藩維粗安靜而不擾濬發獨斷申加茂恩再念臣本出睿知最為孤貌粗由直道不敢愛身顧惟閩中稍遠行闕俗既纖嗇以趨利士多請寄以為姦固當守法奉公以絕貪冒之私不敢違道干譽而懷畏避之計專求民瘼以固邦基諒無遠而不聞幸容光之必照挾知馬問牛之術雖媿昔賢易帶牛佩犢之風願師循吏應詔論事詔書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殘孽宵奔慨念治安之策虛懷晝訪寵頒深厚之詞命既重而難勝口欲陳而罔措中謝伏念臣學膠古始智昧幾先葵藿之心雖不忘于存闕芻蕘之論曾何補于籌帷屬寇亂之不平廓規模而遠覽豈伊衰謝亦預咨

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果斷而大有為指麾而無不服信順得天人之助安強本道德之威湯政克寬亦大昭于聖武禹功不伐仍下拜于昌言益思善後之圖以復無前之績煥絲綸之溫詔昇簪履之舊臣德意所存中興可必愚衷雖竭下策何施仰清問之不遺庶片言之或補終虞蹇淺莫贊都俞祇玩細書忝盛文之賜札慙非新語可稱善于終篇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徙鄉之惡宜謹防閑失職之愆自甘竄斥敢謂兼容之度曲推善貸之仁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達庶事之經權智不足以察小人之情偽況乃病瘁困于劇煩顧姦惡遁逃雖有司之不戒而教條疏闊亦長吏之非才欲警官常宜從吏議方席藁以俟命遽出綽以疏恩不汝疵瑕猶天覆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宥過無大御眾以寬謂建厦非止于一枝故張網必開其三面原情定罪既嚴主守之科觀過知仁曲全體貌之意敢不鞭其不及圖以自新仰思

全度之私俯誓捐軀之報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嬰疾病之支離顛天有請拜訓詞之溫厚踏地難勝恩未然而技窮感既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一違軒陛遽閱三秋數奉絲綸連牧兩郡宣布中和之政拊循凋瘵之民期德意之遐孚豈勞心之敢憚久纏羸疾竄身已類于清漳不任劇煩臥閣殆同于東海深虞瘵曠遂露忱誠非敢專圖安便之私實恐上誤使令之意未蒙賜可更假褒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大包荒仁深念舊以嘗承乏于帷幄或可借重于藩垣故雖衰遲不忍捐棄報乏葦年之政宜卽譴訶賜先一札之書猥叨勞勉儻未先于溝壑誓仰答于乾

坤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晚境臥疴忱詞屢瀆至仁藏疾溫詔嗣頒恩既渥而言殫感益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意廣才

疏心勞政拙顧七閩雖稍遠在諸路爲最優姦盜翦除民方奠枕
雨暘順適歲有積倉使臣自擇以居易地豈復加此況于衰謝豈
不懷安但以稟氣素孱衛生仍拙節宣無術致六沴之陰乘湯劑
罔功遼三醫之徧謁遂披情赤仰叩穆清庶幾少避劇煩暫休羸
瘵亦匪專爲便私之計誠恐自貽曠職之誅豈謂慈憐尚闕俞旨
頒坦明之帝制申賁孤蹤瞻咫尺之天威敢違睿訓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堯仁天大湯聖日躋久任以責成功兼容而收眾智故雖
病瘁不忍棄捐再念臣視息僅保于餘生精爽未還于舊觀媿丙
少卿之德寧復饗封非汲長孺之賢詎能臥治終虞瘵敗上玷使
令誓殫體國之誠庶幾弱朽而摩鈍尚有首邱之志終期置散以
投間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準告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
一節賜環寵預邇英之列撫病軀之晚晚省舊學之荒唐雖屢瀆

于聰聞曾莫回夫渙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
建言上聖啓恢復之圖尤欲酌今而稽古自非學該流略識洞經
權何以上廣睿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寧不自知初誤辱于獎憐
遂徧更于華要周旋二府每慙意廣而才疏師帥一方自笑心勞
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爲讒惑之甘心既遭譴訶復叨收召
庀職琳館既無控僊之勞敷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爲地命
實自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緝熙是力稟既高于天縱
德更就于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
興致茲孤藐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媿于支離讀
八索九邱詎能追于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尚期從欲之深仁
俾遂投閒之素志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
事訖者忱詞屢瀆方甘斧鉞之誅睿睠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

德意周覽民風咸云輟帷幄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傷痍
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責望甚深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
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睿獎周旋政路但知數馬
之恭鎮撫帥垣僅戢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閏蒙趣召于三秋溫
詔嗣頒修途夙駕密陪清燕榮冠邇聯第迫衰殘久苦負薪之疾
坐尸寵祿茂聞橫草之勞再三瀝危悃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
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況闔
廬之故國爲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恍已迷于陳迹臺遊麋鹿驚
復見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帑廩屢空歲幸豐登而孳亡載道夫豈
既愆之力可收共治之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守邦欽明迪
德罔羅眾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貌大臣下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
越之地粗免瘵官付臣以三吳之民更觀來效親承褒語不許辭
榮臣敢不殫身以字民力疾以從事儻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遠楓
宸實馳魂于象闕顧瞻梓里庶經始于菟裘尚期終惠之私俾遂

養痾之志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具奏乞在外宮觀一次今月五日伏準詔書所請宜不
允者冒貢忱詞期遂養痾之素志俯頒溫詔猥蒙藏疾之深仁假
寵便蕃撫懷震惕中謝伏念臣名浮于實用過所長二府徧更守
樸忠而自信三州詳試慙善狀以無聞福既過而挺災氣早衰而
被病茲睿哲大有爲之旦正臣工思自盡之時固將效州縣之微
勞庶或佐朝廷之大計心勞政拙欲陳力而不能外強中乾歎衛
生之無術與其坐俟曠瘵之責曷若亟披悃幅之愚暫解麾符庶
少親于藥石未頒俞旨復申錫于絲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上
聖之英姿建中興之偉業雅重牧民之寄不忘念舊之心知臣粗
厯蕃宣當更責成于悠久謂臣雖嬰疾恙猶堪臥治于平時坦然
深厚之詞賁此藐孤之跡疏恩至渥况瞻咫尺之威避事有嫌且
懼再三之瀆欽承睿訓勉竭駑材儻後效之可圖豈餘生之足惜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臣某言昨知平江府以疾病奏乞宮觀五月十九日準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卽時望闕謝恩祇受交割府事與次官訖沈痾淹久屢控忱詞盛德包荒曲從私欲釋蕃宣之叢劇卽隴畝之便安朝拜茂恩夕有生意中謝伏念臣夙稟疴殘之質復乖衛養之宜李廣數奇第知安分長卿多病每懼瘵官方聖王大有爲之辰宜羣工思自盡于下亦圖策勵少答恩私事與願違氣隨志索況以郡處股肱之要其可冒居豈伊病在膏肓之間而能臥治獲伸危惴仰恃至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格九功武昭七德責成近弼坐收破竹之功加惠舊臣深軫負薪之疾故雖衰謝不替初終獲依晚景于松楸庶遂首邱之願尚保餘生于蒲柳敢忘體國之心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郊祀大禮赦恩加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奉詔書

不允者藏禮對天曾豆籩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簪履之弗遺未獲懇辭亟聞申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凋落病骨支離理故國之邱園稍休暮景奉眞祠之香火少報天恩會三歲之親祠蒐多儀之久廢禮樂明備神祇冥娛竣事園丘想靈旂之來下均釐寰宇仰睿澤之旁流欣際難逢之辰叨蒙多與之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中興孝允格于幽明誠克參于高厚十年十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致四海以職來祭雖莫瞻于盛典亦竊冒于殊榮曠然三宥之仁普霑赤子假以一成之地增賁陳人未填溝壑之間終效涓埃之報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已望闕謝恩祇受訖配天之澤光被縣區加地之榮猥霑衰質控辭靡獲登受惟慙中謝伏念臣學不造于淵源器僅容于圭撮虛名浮實寵祿逾涯茶然頽暮之餘惕若滿盈之懼際中興之盛旦慶絕古今廓

不冒之深仁榮均遠邇抱疾久尸于祠廩申恩復衍于爰田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聰明以有臨神武而不殺兢兢業業外銷北顧之
憂洩洩融融內盡東朝之樂茲蒙休于上帝遂加惠于微臣明試
以功曾乏絲毫之補多與之邑尤慙綸綍之華誓虔香火之緣仰
效岡陵之祝

謝明堂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明堂禮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今月二十三日準
詔書不允已卽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緝禮熙成莫預執籩之列
湛恩溥博叨蒙加地之榮懇避弗諧欽承有覲中謝伏念臣凡材
蹇淺病質龍鍾膺獎用之過隆懼滿盈之必覆周旋近服壤連三
輔之優菟講上儀日斷九筵之遠念祖宗之故事眷帷幄之舊臣
或計陪祠預頒召節自敵騎長驅之後非禮文備舉之時雖未靖
于艱虞猶不忘于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
循息馬論道之規正嚴父配天之義靈旂來燕知多福之永膺霑

澤旁流合庶民而敷錫肆衍爰田之賦增榮分闔之嚴漢石二千
已冒孝宣之重寄齊邑三百終憂伯氏之非宜尚勉效于糜捐期
仰酬于優渥

謝生日禮物表

門弧在且方深顧復之恩宸綍自天叨被便蕃之錫家庭榮耀里
巷驚嗟中謝伏念臣謬忝政塗海更歲籥雖勉殫于淺拙曾無補
于艱危慙懼空餐侵尋晚景劬勞罔極復悲載育之辰恩紀有加
更竊大烹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海宇子惠臣工曲推體
貌之誠俾盡股肱之力雖茲多故不廢彝儀佐家食以屬厭無復
及親之養拜鴻私而勵翼承肩報主之身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伏蒙聖恩差人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
殿祇候黃克柔傳宣撫問者未能五月而報政方懷尸素之羞仰
惟一視以同仁洊沐撫存之渥使華泊館輿誦載塗豈惟寒陋之

增華咸識聖明之念舊中謝伏念臣才疏鍾竊景迫衰殘繼叨剖
竹之榮雖殫志力數困負薪之疾蔑著事功已荷優容更垂簡記
臨遣王人之重俯傳天語之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五事以承
天心推赤心而置人腹眷股肱之輔郡德澤宜先軫帷幄之近臣
寵私未慙每曲形于慰藉以增重于觀瞻而臣體方中于沈疴神
未還于舊觀固當自力思稱所蒙倦鳥知還終冀逃于曠責靈蛇
銜報庶獲勉于後圖

又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主管
史館諸司鄭毅傳宣撫問者澤國承流莫著蕃宣之效星軺傳命
游頒深厚之詞仰聖眷之有加顧微蹤之豈稱中謝伏念臣猥以
凡器早踐要津荷丹扆之誤知入陪二府叨朱轡之重寄出殿三
州志大何爲性疏寡與毫髮莫聞于補報筋骸屢困于沈絲周旋
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溫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簪履之舊物曾侍燕閒錄屏翰之
微勞益隆體貌衰遲自省榮懼交并雖撫字爲勤未有及民之善
政而寵光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當益勵于後圖誓無慙於晚節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林茂

傳宣撫問者切紆郡組未聞襦袴之謠就遣使軺俯賁絲綸之寵

吏民改觀山水增輝中謝伏念臣夙被簡知久陪巖近游臨帥閫

錄屏翰之微勞還侍經帷極儒生之榮遇而臣久苦陰陽之寇復

冒風波之塗力句就閒屢投誠于黼展曲蒙從欲更假寵于藩垣

慙德意之未宣辱溫言之遽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寰海子

惠臣工愛民務極于撫綏念舊加隆于禮貌尤軫羈孤之跡特頒

深厚之詞煖然似春載榮蒲柳之質就之如日但傾葵藿之心誓

勉效于微勞庶仰酬于異眷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史彬傳宣撫問兼
賜臣夏藥一銀合者輟九重之近密俯資溫言軫三伏之炎歎寵
頒珍劑恩非常擬感溢情涯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再罹寒暑餘
齡晚病骨支離未酬覆燾之私每迫陰陽之寇欲逃瘵敗歸乘
下澤之車敢謂記憐賜加上池之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坐恢遠
略力致中興在知人在安民不泄邇不忘遠察臣久陪帷幄粗忠
樸而無他以臣遠守江湖假威靈而增重閱歲華之始半辱使驛
之存臨敢不勉竭疲駑少圖補報俗期無犯田收賣劍之牛病或
有瘳身效銜環之雀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黃門幹辦祇候庫羅公彥傳宣
撫問兼賜臣臘藥一銀合者叨分閭寄政未報于葦年申遣使輶
來不遠于千里綸言假寵匱劑分珍枯朽生光湖山改觀中謝伏
念臣初無術業誤辱獎知兩陪帷幄之嚴四領藩垣之重光陰易

失悲急景于虞淵疾病相仍類竄身于漳滏屢辭劇寄尚闕俞音
軫歲晏之嚴凝輟禁庭之近密細書一札具昭體貌之誠良藥萬
金庶起膏肓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容光之必照天地成
物而不遺垂憐簪履之餘曲霑雨露之施顧天威在上不咫尺之
違顏觀德化之成願須臾而毋死已銘心而戴德誓隕首以酬恩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以衰病具奏乞在外宮觀先準詔書所請不允尋兩具
奏乞檢會前奏施行各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者既衰且病屢控忱詞宜去而留實迫威命被恩
感涕省已兢慙中謝伏念臣初知許國之小忠終乏濟時之遠略
誤蒙勸獎受任超逾悲朽質之凋零重私門之災釁茲備員于修
水真臥治于清漳人棄干戈幸少休于卒歲日從湯劑幾不保于
餘生誠恐終誤使令力陳悃悃紆十行之賜札曲形厚下之私拜
三命于循牆猶負瀆尊之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國以德用人

無私知遠民之難安共理為重戒郡符之數易久任是圖察臣有
翦除姦盜之微勞憫臣嘗參預政機于累歲雖云抱疾未忍投閒
敢不俯策驚材仰祇明訓黽勉從事姑稍效于捐軀疾痛呼天尚
必期于從欲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四年五月以張守

以資政殿學士張守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八年正月罷此
表中所云兩地也合證本傳初罷參知政事則知紹興府
知福州知平江府再罷則知婺州知洪州復知紹興府此表
所云釋上流之重寄又云頻竊藩符也舊誤置斯表于初除知

紹興府謝表之
前今序訂移此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
月二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釋上流之重寄善狀無聞分近輔
之名藩寵靈加渥扶衰就道觸熱到官父老咨嗟豈意十年而復
至教條習熟不煩三令而自手既便且優以榮為悸中謝伏念臣
兩叨政地頻竊藩符皆追曠瘼率由全度年齡晚晚道德有負于
初心疾病沈緜神明未還于舊觀加以葦功之慘相仍于私室軍

旅之事未靖于中原積憂所熏生理幾盡欲褰裳濡足則力有不
逮欲處蔭休形而志有未諧固思漫效于糜捐終恐無裨于政化
下陳蕃之榻已莫繼于前修懷買臣之章懼難圖于後效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紹隆丕祚力致中興聖自日躋殆五帝其功不及順
由天助符三代有道之長捷者累聞敵氣溢沮益務培于基本尤
遴簡于蕃宣察臣處心樸忠而無他可以布宣德意謂臣為政靜
治而不擾粗能銷弭姦偷不忍遐遺待從內徙顧技能已試類既
祭之土龍而齒髮更衰媿來迎之竹馬圖報儻伸于毫髮養痾期
返于邱園

謝宮祠表

全宋文卷之...

臣某言昨知紹興府以衰疾再具奏乞宮祠準敕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任便居住者痼疾益侵弗容強勉忱詞繼上遂沐矜從釋劇
郡米鹽之勞即真祠香火之奉感深增悻恩大莫酬中謝伏念臣
蚤誤獎知備更華近五分郡紱兩玷輔藩屬抱病以連年歎衛生

之無術以湯劑為飲食以方論為詩書身慮亡聊第覺餘生之可厭王事靡盬更懷失職之深憂慙危惻以叩闈賜俞音而出綽既寬百謫復俾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大燭幽仁深念舊指麾卻敵坐申道德之威器使隨才內擴中和之化處臣之禮每隆于體貌察臣之疾欲至于膏肓稍假便安曲全終始桑榆之景雖已遂于燕闈葵藿之心敢少忘于傾向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宋史本傳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此

表有奉香火于真祠甫及三年云云是在罷知紹興

後三年舊誤置除知平江府謝表前今序訂後此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兩具辭免伏蒙賜詔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于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于帥閭不踰數舍之遙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謝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渡艱難之初實從于羈勒中興暇豫之旦已迫于桑榆嗟膂力

之既愆敢壯心之不已況復抱疴于漳滏豈能臥治于淮陽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翥鸞迴仰初幸賜名之詔有行宮管鑰之重有列戍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簡求于循吏以綏撫于疲氓曲軫遺簪猥叨出綽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吠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付兵民之寄起之閒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眷懷俯殫駑鈍力行所學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動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顧憂是為報效

代謝撫問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籥疏恩宸展存遣星軺寵靈載加榮悴交集中

謝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屢更茂事功

之可紀進貳九列已媿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偷安于歲月

期少道于典刑敢謂慈憐申加撫諭使華俯暨德意具宣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量極包容仁均動植已格盈成之治不忘宵旰之憂
念臣下之勤勞發訓詞之溫厚三軍挾纊千室鳴弦臣敢不益竭
智能仰宣條教王度已同于金玉惟在奉行聖言更炳于丹青未
知稱塞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竄名謫籍已分棄捐假守要邦復叨甄敘省循汗下感激涕流中
謝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不足以出眾徒以遭逢熙且冒昧睿
知追上國之俊游綴甘泉之法從曾無小補自抵大訶積釁一身
投閒七載仰明時而自絕望天何異于戴盆悲涉世之多虞視地
常同于跣足莫完玷缺倍費洗滌終賴乾坤之私復叨民社之寄
矧是彭城督府禹貢舊封當汴泗二水交流之衝實楚漢羣雄角
逐之地氣鍾慄悍俗喜寇攘必擇能臣以當重鎮豈伊衰晚可稱
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蓋容仁均動植典禮復元豐之舊
賞刑契神考之心念臣嘗侍冕旒可以推原德意察臣久安田里

或能綏靖遠民乃于起廢之初付以承流之重臣敢不奉賜書之
一札體以愛民凡宣力于四方孰非報國誓勤夙夜仰答生成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不遐遺恩
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謝伏念臣早綴藝文誤蒙獎拔越
從罪籍復殿藩維更旌河隴之微勞還畀蓬瀛之舊職念已周于
歲律訖無補于秋毫紆使指之光華發帝綸之溫厚繫丹衷念舊
之篤出銀臺薦新之餘弱茗浮英想靈芽之濯茂殘膏賸馥流燥
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啻百金之洎館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鴛鴦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
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賜加一級祇懷隕越之憂

代提刑謝賜茶表

使華遠暨遽沐溫言睿渥俯加更叨寵錫寵靈載集榮悴交深中
謝伏念臣猥以妄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闈出領使臺已再閱于星

霜曾莫禔于毫髮祗虞罪戾難追典刑敢意宸衷特渙中天之寵
夙馳使指分霑北苑之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
邇特頒恩紀俯慰衰遲仰拜皇慈媿素餐之叨冒退嘗仙品流燥
吻以清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綽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
雖襲于故常恩實超于夷等中謝伏念臣才非東里籍忝北門坐
驚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觸熱獲逃襍穢之譏進退
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況燭蓮夜直人以為榮懷肉早歸心焉竊
媿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熹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
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寶為先念暑暘之侵時酌
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昃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涼于
黎庶臣等敢不體如天之詔深懲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間更勵飲
冰之志

代內相謝侍讀表

代言坡禁曾無深厚之詞進直經帷復侍清閒之燕寵靈狎至榮
悸參并中謝竊以荷囊論思固推榮于從列金華講讀尤密邇于
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略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
仰承訪蒞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于大方才不周于世務偶以遭
逢之異拔于冗散之中編厯清華居慙慙陋三鍾十束粗厭足于
支離八索九邱詎追參于倚相復陪邇綴實忝睿知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冒域中識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于緝熙盈成之功
又不忘于持守參稽治忽于前世博采者明之大儒蓋將裒益于
多聞豈止奉行于故事遂容一介輒造羣英固當深體慈憐彌加
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紬繹之求庶萬分
之或補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出臨浦郡未聞報政于葦年入貳春官復幸承顏于咫尺兼金增

賁命服疏榮拜寵數之有加揆庸虛而易勝牢辭靡獲竊據惟慙
中謝伏念臣門地不高天資極陋奮身寒遠遭世盛明偶緣一日
之長遂際千齡之會拔從韋布驟越搢紳掖垣媿書命之才瑱闈
冒論思之職旋總成均之教繼參宗伯之司恩積邱山效微毫髮
旬承流于支郡勉試吏能逮尸祿以周星訖無善狀方俟黜幽之
典敢圖錫命之申驟膺漢札之才行再覲堯眉之八彩復叨舊物
益媿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旁明至仁兼濟運鈞陶之獨
化塊圮無垠參覆載以成能區萌有狀致茲孱瑣亦預生成臣敢
不退激懦衷欽承新命體淵冰臨履之戒祇慎百為報天地蓋容
之私誓堅九隕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臣而內叨蒙堯曆之頒仰被寵靈俯
深榮悸中謝竊以舜齊七政治罔逮于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于
正朔豈伊絕域輒預頒時伏念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巢南

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
敢不來祇修實幪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陪鳴王之朝
嶺海不毛慙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賁之綸綍之榮獲
披周誥賜以節旄之重遂識漢儀賚予有加恩華絕擬乃屬清臺
之課曆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之肇新動蠻邦之榮觀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大明進日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
羣后體陰陽于刑德同文軌于車書序璠玉燭之和歲協金穰之
慶畢獻方物已聞四海之偕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養推此
占天之要達于率土之氓實是荒陬亦沾茂渥臣敢不恪遵侯度
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寒耕暑耨願從火食之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昆陵集卷七

表

天申節賀表

伏以炎德中興祥發明離之旦虹光下燭欣逢出震之期凡屬含
生率形善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古勤儉保邦德刑體冬
夏之常信順獲天人之助義師雲集已清汝潁之風塵凱奏星馳
行復關河之氣象順迎嘉節茂擁純休拱眾星于北辰但虔封祝
占老人于南極益永堯齡臣一去天墀兩更歲籥奉璽書之一札
方恪守乎藩條上金鑑于千秋詎敢忘夫家訓

又

伏以大火中天協寢明寢昌之運祥虹流渚啓載震載夙之期慶
篤宗祧福均夷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湯勇智服禹儉勤念久
履于屯蒙期力圖于豐泰省觀風俗燭幽遠于耳目之前總攬權
綱運寰樞于指掌之上茲天休之申命見王化之復行仁垂拱于

巖廊永照臨于遠邇臣猥分帥闔邈在海隅拱北極以馳神莫遑
鵠鴻之列指南山而獻壽敢殫犬馬之忠

賀金人退遁表

皇威輝赫雷霆大震于要荒敵眾奔亡氛祲一清于淮海傳置郵
而播告罄寰宇以騰歡中賀茲強敵之侵疆本逆臣之借勢天意

悔禍人謀與能親御戎衣發至神之獨斷俯臨郊壘飛萬旅之先
聲猛將星羅營屯眾整偏師電掃凱奏累聞螳莫拒于隆車魚尚

游于沸鼎前窺天塹駭巨浸之春生側聽風聲曳疲兵而宵遁占
彼烏烏之樂知其狐兔之逃我方賈勇以鷹揚勢必追奔而獸獮

江淮靜謐廟社奠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大中以承天心有常
德以立武事樹包荒之大度建撥亂之良圖戎騎肆行烽火雖連

于三月鑾輿一動羽干自格于七旬固將恢復中原而迴六飛蕩
平朔野而迎二聖繫天所相指日以須臣謬忝蕃宣獲觀露布屈

人兵于不戰仰廟算之無遺數軍實以飲歸想天顏之有喜限以

守藩在遠不獲稱慶闕庭此下泛詞原本未錄

賀明堂禮成表

清蹕時巡深軫四方之多事舍宮大饗恪遵三歲之彝章誠既格
而神娛慶遂行而民賴中賀臣聞禮或隆而或殺祀有報而有祈

屬敵騎之肆行致庸典之幾墜未暇備隆于百禮特殺其文雖曰
大報于三神以祈為主爰舉紹興之近制實遵皇祐之成謨天地

合祛祖宗竝侑聖明之能述作盡脫柯轡衷正以昭馨香自膺顧
享恭惟皇帝陛下生知恭儉躬履艱危菲禹食以靈神土堯階而

率下齋明盛服蒐講上儀五室九筵制就嚴于路寢三牲八簋誠
自接于高靈臣忝帷幄之舊臣備藩垣之煩使再逢熙旦獨遠周

行駿事受釐莫贊鬼神之間疏恩作解獲霑雷雨之施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縉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重聿臻萬
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育聖神之質嗣成貽

燕之圖屬戎馬之內侵從鑾輿而遠適未崇位號徒想音徽恭惟
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
祀夏配天實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
狩之還尚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憂正長
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實位莫上天之悔禍盡洗邊虞仁行殿之遄
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
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觴阻預臣鄰之列
賀冊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為皇后仍令
有司備禮冊命者楓宸敷號椒極正儀展盛禮于內朝溢歡聲于
率土中賀竊以四星垂象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成賴坤成之
育欲格人倫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
家而治國念贊蒸嘗于九廟而從溫清于東朝中壺久虛輿情缺
望欽承太母之訓俯徇羣工之言金璽盤螭正隆名于寶冊禕衣

重翟昭懿範于威容仁開夢日之祥以表覲天之異臣頃叨政路
久竊仰于徽音今際休辰悵莫瞻于盛事望雲不及擊壤惟均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詩三册
獄空

至仁善貸叢棘屢空和氣發祥靈芝毓秀吐柯甚異按牒鮮聞事
越往初慶傳遐邇中賀竊以畫于衣冠而民不犯獨稱聖帝之時

德至草木則芝自生式著前賢之訓眷東南之廣袤稱吳越之浩
穰俗習悍頑人輕抵冒故庶獄罕聞于衰息而比年數記于空虛
曾是會稽亦無畱訟本聖神之欽恤格天地之休嘉故茲璀璨之
英發于祥讞之所盤根磊何聳幹扶疏煥金彩以陸離零露華而
霑潛究觀黃澤自符火德之昌式邁誕彌仍表椿齡之茂厯稽青
簡之載故多朱草之珍銅池嘗記于九莖山澗亦誇于三秀曾未
有當園扉鞠草之後見華渚流虹之時實掩前聞實為盛事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高太極澤被絲區徽功協于登三治具明于畫
一好生之德蠲察察之繁文長發其祥顯煌煌之上瑞用集封巒

之慶益光載籍之書臣媿無明敏之才獲際熙洽之運星占貫索
共欣千載之逢歌奏芝房永播萬年之頌望雲雖遠擊壤惟均
代大理寺卿賀斷絕奏案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恥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讞之辭或下平
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賀竊以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懲

于密網求情必以五聽致詳懼失于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
上聖以列用中罰而斯民不犯于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

八荒之遠亦停三覆之煩置辭既息于郵傳當罪不勞于吏議事
無倥偬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

畫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獄無畫
地之譏致囚繫之屢空冒刑章之幾指臣等獲承嘉會親覩極功

絕筆丹書安用惠文之彈原本青史下卑宣室之齋居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載臨天統物迎六氣之元參亞歲義廷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道侔天大福與陽昇茂膺滋至之休永御舒長之日臣職

依紫禁倍霑雨露之私時正黃宮願上岡陵之祝中賀恭惟皇

天統為元曆重三正之首雲官告瑞臺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盛德懋昭神功不宰福與陽而寢長明竝日以常昇臣位

忝後星拱密依于北極禮逢亞歲壽切擬于南山

氣至以和合八能而備奏陽舒而復推五福以類昇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以天為宗對時育物運陶鈞之獨化嗣歷服于無疆臣託

跡宸闈望天顏而密邇迎陽候管識君道之方昌

氣鍾于子潛通嶰谷之和天統為元允協周時之正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德進十日序合四時丁復旦之初陽茂履長之景福臣趨

庭佩訓欣觀亞歲之儀舞手稱觴敢上後天之算

占五物于魯臺休祥紹至合八能于漢殿協氣昭宣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于四時而序合宜五福之類昇臣身

託璿源覲嘉時之有俶慶符神筴知景祚之無疆

氣鍾于子知萬寶之潛萌道兼于天與一陽而來復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神心經緯休德昭清祥開御辨之辰寵受履長之慶臣謬
依宸極獲邇天顏寔殫善頌之誠彌永無疆之曆
寶曆延鴻啓迎陽之協氣昕朝告慶歲之盛儀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德與時亨道侔天運膺萬年之景貺滋庶類以潛萌臣身
託璿源仰沾寵光之厚時調玉燭第殫鼓舞之誠
懈律布和時重三正之首魯臺觀象祥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剛健乾行文明賁飾體四時之不忒膺萬壽之無疆臣欣
邁嘉辰居慙弱植慶但深于蚤躍歡敢後于嵩呼
星連月合載臨天統之元陽長陰消允協雲官之瑞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神躬萬變道體二儀滋生育之初陽廓舒長之化日臣仙
源毓質既欣千載之逢帝所稱觴敢後萬年之祝
圭躔舒景臺先五物之占律本導和樂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功侔乾覆德與陽亨坐臻有永之年以御無爲之化臣分

輝霄極身獲邇于威顏稱慶宸庭心實勤于禱頌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攷天度于珠躔斗回寅次驗人時于玉燭氣襲東郊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欽奉三無惠綬九有運陶鈞之獨化體曆數以在躬暖然
似春氣和臻萬物之應就之如日陽明知五福之升臣夙侍慈闈
親逢穀旦第慙弱植阻陪鵷鷺之班敢罄丹誠共上岡陵之祝
受圖籍于三朝禮行獻歲執玉帛者萬國共慶北辰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湯聖日躋堯功天大撫辰以凝庶績受福以浸黎元曰賜
而賜行四時而不忒出甲于甲育萬物以皆昌臣謬忝藩封恪循
子職駕行林舞未陪東閣之班雲幄靚深徒切北辰之拱
漢受圖籍于四海會以三朝周垂治象于萬民斂以挾日中賀恭
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體湯寬仁誠克奉于三無時屢臻于大有
得天之紀坐收不宰之功維春之祺永受無疆之福臣齒方穉弱
身託葢容淑景晏溫竊慶逢辰之幸天顏說豫益深就日之忱

端月始和垂周官之治象發春東作授堯曆之人時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道冒無方化孚有截天地位而萬物育日月照而四時行
 迎穀旦之光華後天不老納蒼生于仁壽與物為春臣猥以禪蒙
 獲逢熙盛受圖籍于四海竊預觀瞻膺壽考之萬年第形祝頌
 曆本夏正定四時而成歲禮隆漢會旅萬國以受圖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舜治巍巍周文郁郁德應期于本盛歲預卜于金穰維春
 之祺已仰膺于眷顧向明而治斯永御于昇平臣顧以弱齡親逢
 獻歲慈闈曳綵阻陪東閣之班祕殿稱觴敢罄南山之祝
 漢殿受圖丕講三朝之會周邦布象肇新袂日之觀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乾德資生離明繼照際天所覆逢熙旦之光華與物為春
 播至和于動植臣蚤依霄極欣履歲端謬分茅土之榮敢後岡陵
 之祝

夏時協正物資引達之和漢會受圖朝旅貢珍之盛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配德天地玩心神明撫于五辰致四時之不忒申以百福

縣萬壽于無疆臣謬忝天支尤荷照臨之德欣同星弁共殫呼舞
 之誠

魯史以正次王式謹履端之序夏時以人為統蓋先引達之功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享心四時合序配天其澤既丕冒以無私
 維春之祺復垂休于罔極臣居慙弱植獲際休辰欣鳳曆之載新
 遙鷓行而竊抃

旅圖籍于漢京肆葳雲龍之會垂治教于象魏一新邦國之觀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治格太盛功深不宰包涵徧覆繁妙化之範圍
 引達孳萌由至神之鼓舞臣仙源毓質欣逢四序之新帝所承顏
 願上萬年之祝

堯曆更端定四時而成歲漢儀高會膺萬國之貢珍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德茂日新道侔乾始施恩動植仁已浹于嘉生比壽岡陵
 數莫窮于巧曆臣猥緣弱植獲侍天顏時乘端月之和彌格後天
 之祝

代皇子賀親蠶禮成表五道

德茂刑家播徽音于椒禁政先敦本葳盛禮于桑壇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仁以厚民治惟稽古乃至禕褸之重不忘織紉之勞臣猥

以弱齡覲茲鉅典王化自近已大竦于觀瞻民生在勤當不煩于

勸課

治本儉勤禮載行于織室化孚觀聽歡遂浹于繇區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德以身先治由近始帝藉既終于千畝公桑復始于三條

臣託迹慈闈分封外壤鞠衣從事欣瞻二灑之儀紅女勸功行奉

八繇之貢

治本農桑爰著躬行之實禮成宮壺聿觀神化之馳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德茂勤邦仁深厚下載講蠶宮之事增嚴龍袞之華臣昨

土藩方託身宸極三宮布繭已瞻陰教之修五畝植桑更卜民財

之裕

載開帝藉既終一塿之功從事公桑申講三條之禮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若稽舊典敦勸庶邦粵季春之吉辰示長秋之懿德臣猥
緣穉齒欣覲上儀繭館獻功行慶三宮之布絲人載績更新五采
之施

負展端朝坐闡不言之教載鉤就室用彰敦本之仁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恭儉愛人欽明若古曾是椒宮之懿不忘繭館之勤臣蚤

被皇慈親逢盛禮織紉組紉庸是勸于女功朱絲玄黃伉克成于

帝服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翠華就次極帝意之賓恭黃玉奠方仰靈心之嘉饗備成懿典同

切歡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膺命溥將凝謀丕顯天地明察達禮

樂之中和中外辦嚴葳威容之禋盛臣居慙弱植祇覲上儀雖微

顯相之勤均賴榮懷之慶

朱夏適中飭屬車而嚴辦方丘歲事欣盛禮之嘉成靈祇宴娛寰

海呼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中立極正曆握符道兼于天幹萬

邦而獨化祭重于地謹三歲之親祠臣屬忝天支親逢聖旦覲文
明而竊抃慶福祚之增隆

離明御治極聖孝以靈神坤載親祠接神俟而竣事靈祇歆祐海
宇歡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二儀化馳九有克禋克祀勤天

步于六飛來燕來宜識飗游于八變臣猥慙弱植親遇聖時仰禩
典之嘉成激懦衷而抃躍

至日躬祠秩上儀而蒐舉方丘竣事仰協氣之流通神人協和內
外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高太極孝格羣神樂奏撻金已備

函鍾之八變禮成奠玉想聞喬嶽之三呼臣謬託璿源獲觀縟禮
莫預鵷行之列第深益躍之誠

萬物資生禮不忘于本始百神受職誠自淡于幽明嘉事休成湛
恩汪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坤載明竝日升泰折親祠內盡

志而外盡物靈祇昭答山出車而河出圖臣仰託燾臨莫陪顯相
祇覲文明之化第深鼓舞之誠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星火謹時秩紫壇之禋祀郊宮夙駕躬盛服之齋明恭惟皇帝陛

下德茂蓋容誠通幽顯嘉粟以奉旨酒式嚴坤載之承精潔以昭
馨香遐想靈旂之下臣叨依宸極暫遠寢門冒茲神暑之期宜有

純禱之祐

剛日載臨奉令芳之嘉薦柔祇祇事昭衷正于馨香恭惟皇帝陛
下大道無私至誠不息躬行典禮輔相于天地之宜夙次郊丘齋

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閤寢第極馳心履茲炎酷之辰茂介興居
之福

祇建郊丘本坤元之博厚夙臨齋幄極母事之寅恭恭惟皇帝陛
下德合無疆化孚有截抑成貶定每親事于壇場齋心服形用肅

將于圭幣臣禮愆夏情心極葵傾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饗之恬適
夙陳法駕靡辭烝滄之勤前卽郊宮備極精禋之享恭惟皇帝陛

下高明體道恭儉宅心講希闕之彌文增光丕祚罄齋明之盛服

祇見方輿臣闕侍寢門馳心齋幄茂想寢興之適允宜福嘏之綏
親祠泰折丕昭希闕之儀夙駕郊宮備極齋明之意恭惟皇帝陛
下神心經緯道體靜淵懷博厚持載之功禮儀既備罄精潔惠和
之意夙夜惟寅臣猥託宸闈暫違寢膳式履炎歆之候茂膺祉福
之綏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孝隆嚴父涓吉旦于九秋禮洽靈神得歡心于四表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儀刑舊典祓飾彌文既嚴布政之居尤謹親祠之德臣居
慙釋弱莫預駿奔天其右之既謹我將之祀神之至矣但歌天保
之詩

九秋涓吉肅修嚴配之祠百執駿奔式慶熙成之典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丕釐帝命躬奉天經講曠古之上儀享太平之備禮臣叨
封列國託芘慈闈宗祀明堂慙莫陪于顯相受釐宣室但同極于
歡呼

季秋協吉躬展事于合宮嘉禮告成坐受釐于宣室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昭哉嗣服大矣緝熙極事帝之小心盡嚴父之達孝臣居
慙弱植欣際彌文奔走豆籩初無顯相之效搏拊琴瑟但形率舞
之容

陽館親祠竭成心于嚴配彤庭胥慶欣盛禮之嘉戎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堯德允恭禹功致孝歲講合宮之享坐臻四表之歡臣猥
以弱齡欣逢華旦告嘉栗而奉酒醴具獲神靈之歆駿奔走而執
豆籩莫預臣工之列

桑盛豐備卜吉日于九秋圭幣肅將合高靈于五室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功追先烈道匹天休歲當萬物之成禮嚴上帝之配臣叨
膺胙土莫預執籩對越在天仰精神之克饗竝受其福繁慶賴之
惟均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合宮恭祀載蒐講于上儀路寢先期致齋明之盛服恭惟皇帝陛

下孝惟嚴父明以事天欲通幽顯之情爰極精誠之享臣夙居宸
禁暫去寢門道默感于三靈動宜膺于百順

合宮歲事禮欲竭于孝思路寢齋居享用昭于精意恭惟皇帝陛
下率時昭考對越在天悽愴于霜露之時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

違定省第極瞻依諒幽顯之協綬宜寢養之怡適
展事明堂大備九秋之享飭躬祕殿載嚴三日之齋恭惟皇帝陛

下孝以奉先聖能饗帝告嘉粟以奉旨酒致精潔以昭馨香臣久
獲趨庭暫違問寢想神明之調護宜福嘏之來綬

太室親祠本孝思之罔極路朝夙次竭精意于先期恭惟皇帝陛
下饗帝盡恭監親為大將奉旨酒之嘉粟乃躬盛服之齋明臣仰

竊肅臨暫違定省昭受上天之佑允膺多福之貽
饗帝明堂肅致精明之德備神齋幄靡辭夙夜之勤恭惟皇帝陛

下禮備情文誠通幽顯欲奉令芳之嘉薦必昭衷正于馨香臣暫
去慈顏但馳丹悃仰意靈心之格茂膺福履之綬

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斗杓迴子幹萬寶以潛萌天統為元協三陽之肇復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化隆內治德茂坤承時乘荔挺之和福萃椒塗之懿臣蚤

依慈訓欣邁嘉辰丕承滋至之休永贊無為之化

周正應律是為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柔明述下博厚承天壽偕愛日之長福衍大川之至臣猥

緣弱質獲侍慈顏冀乘荔挺之和永播葛覃之頌

珠躔正度圭延愛日之長緹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大集椒塗之慶臣託

蹤霄極佩訓慈闈壽永配于天長喜實增于鼈抃

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于寶曆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飭躬乘嘉旦之芸芳擁遐齡而椿茂臣疏
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于雁鴻喜第深于鼓舞

嶰籥均時播黃宮之協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位正坤承道隨陽長乘荔華之萌動擁椿壽之麗鴻臣謬

列藩封欽承壺訓式際光華之旦第深鼓舞之誠

定景圭纏衍祥曦于北陸飛灰玉琯動協氣于黃宮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茂迎五福之升臣毓

質璿源承顏椒幄欣際踐長之旦敢殫善頌之私

天正肇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荔挺之芳辰輯椒塗之景福臣猥

緣弱質密侍慈顏敢殫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

魯臺占象先五物以觀雲嶰律播時慶一陽之襲管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道全翕闢躬履儉慈逢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

依慈誨謬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克配岡陵之固

斗回建子重一統于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于律本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益茂承天之德臣分

封藩國竊托宸庭瞻穀旦之光華撫微躬而抃躍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玉琯移春淑氣潛回于動植椒觴獻壽歡心自格于華夷中賀恭

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內則順履更端之旦茂迎長發之祥

臣猥以弱齡獲承于慈誨欣逢獻歲第極于虔祈

履端于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于寅氣得夏時之正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至和集長秋之多福臣璿

源毓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撫微躬而竊抃

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醇旨錫椿壽之麗鴻臣謬

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旦尤深抃躍之誠

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歲元會于昕朝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為德體陽和之引達贊聖治之重熙臣毓

質天源疏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歡

肇新寶曆仰觀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羣生屬玉律之回春宜椒宮之錫羨臣夙
依慈蔭莫報鴻私欣吉日之親逢竭誠心而請祝

一歲更端驗微陽于緹室三朝歲會薦景福于椒觴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厚德承天徽音邁古迎四時之首氣哀百順于懿躬臣毓
質仙源承顏祕掖陰消六沴靈煩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
之慶

三元首祚迎淑景于東郊六服會朝旅貢珍于北闕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氣凝翕闢德體儉慈履端月之至和膺永年之景貺臣居
慙弱植獲侍慈顏葦索饑寒已潛消于癘疫椒盤獻歲敢自竭于
忱誠

陰窮寒律已畢就于歲功氣襲春郊復更新于曆紀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之期益大資生之德臣居
慙穉齒獲際昌辰桐葉賜圭謬疏封于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于

慈闈

鳳曆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體順承天寶慈逮下迎歲元之啓旦儷宸極以同休臣毓
質璿源承顏紫禁分榮茅土早誤忝于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于

善頌

璿璣審度日始正于虛躔珠緯宣精斗載臨于寅次中賀恭惟皇

后殿下至誠寶儉厚德資生乘引達之陽和贊重熙之聖治臣分
輝璿極竊比宸幃綵服承顏欣際光華之會椒觴舉壽永期福祿

之綏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禮

戒蠶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灑之儀仰

盛德之時行藹芳聲而遠播中賀竊以勤則不匱安實敗名制彼
裳衣是乃禦寒之賴休其蠶織可忘卒歲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

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禮必貴于肅雍則緇裘絲枲之功

身宜致其誠信為時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
 坤元助陽功而理陰德秉耒耜于帝藉既觀萬乘之行載鉤篋于
 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音預瞻懿
 範教刑繭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母儀之化

昆陵集卷七



70030535

